

Embodying Pragmatism: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具身性』的实用主义

〔波兰〕沃伊切赫·马莱茨基 (Wojciech Mabecki) 著

王亚芹 译

· · · · ·

理查德·舒斯特曼的

哲学与文学理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mbodying Pragmatism: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具身性』的实用主义

理查德·舒斯特曼的
哲学与文学理论

.....

〔波兰〕沃伊切赫·马莱茨基 (Wojciech Maleski) 著

王亚芹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号：01 - 2018 - 577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与文学理论/(波)沃伊切赫·马莱茨基著;王亚芹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5

书名原文:Wojciech Maleski. Embodying Pragmatism;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ISBN 978 - 7 - 5203 - 4022 - 9

I. ①具… II. ①沃…②王… III. ①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B7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321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闫萃
责任印制 戴宽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219 千字
定价 5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得到“河北师范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

鸣 谢

这本书是我在波兰弗洛茨瓦夫大学波兰语言学研究所沃依切赫·格伦瓦拉（Wojciech Głowala）教授指导的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此，首先要向格伦瓦拉教授的辛勤指导表示感谢，同时也感谢波兰语言学研究所为我提供了优越的科研条件。此外，我觉得很有必要感谢该书的评阅人——亚当·赫梅莱夫斯基（Adam Chmielewski）教授和安杰伊·沙哈伊（Andrzej Szahaj）教授，正是由于他们提出的宝贵意见，才使我的文章在很多方面得到了改进和提高。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很多理论观点都是在与理查德·舒斯特曼教授的讨论中酝酿而成的。一直以来，舒斯特曼教授总是积极热情地回应我对于其理论的理解与批评，对此我深表谢意。我非常感激大卫·华尔（David Wall），他不但慷慨地通读了本书的初稿，而且提出了很多极富学术洞见的意见和建议。同样，我还要感谢雅罗斯瓦夫（Jarosław Furmaniak）帮我完成了稿件最后的编排工作。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写于2008年9月到11月我在爱丁堡大学人类高等教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期间，以及2009年4月到5月我在柏林自由大学肯尼迪北美文化研究院访学期间。对此，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这些研究机构——特别是爱丁堡大学人类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主任苏珊·曼宁（Susan Manning）教授；肯尼迪北美文化研究院主席温弗里德·弗拉克（Winfried Fluck）教授；爱丁堡大学人类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管理员安西娅·泰勒（Anthea Taylor）和该研究所的秘书，感谢他们的支持与帮助。

本书中有些文章已经以其他方式率先发表：其中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Er (r) go*; *Filozofiai etyka interpretacji* (即《哲学与伦理学的阐释》) 等文章, 被亚当·可乐 (Adam Kola) 与安杰伊·沙哈伊 (Andrzej Szahaj) 编辑入册, 参见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Utopien, Jugendkulturen und Lebens-wirklichkeiten*, 可参考伊娃主编的书 (法兰克福: 彼得朗出版社 2009 年版); 以及 *Wizje i re-wizje* (即《幻象与重审》) Krystyna Wilkoszewska 编辑的书中 (克拉科夫: 克拉科夫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① 在此引用已经过授权。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卡罗丽娜 (Karolina) 在我写作本书时对我的支持, 以及她一直以来对我事业的鼓励。

^① 更多内容可参见文后的参考文献。

缩写清单^①

BC—理查德·舒斯特曼：《身体意识与身体美学》，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PA—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生活之美，艺术之思》（第二版），纽约：罗曼和利特菲尔德出版社 2000 年版。

PL—理查德·舒斯特曼：《生活即审美——审美经验和生活艺术》，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PP—理查德·舒斯特曼：《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纽约：劳特利奇出版社 1997 年版。

SD—理查德·舒斯特曼：《表层与深度：批评与文化的辩证法》，伊萨卡：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① 译者注：这里所列书目均是舒斯特曼实用主义思想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作者论述过程中最主要的参考文献。因原文中多次提及、并大量引用到这些文献，原作者为保持行文的简洁与方便，统一使用英文字母缩写的形式。目前这五本著作均已有中译本，对大量舒斯特曼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保留了原文的缩写形式。特此说明。

中译本序

此中译本的出版令我深感荣幸，我要感谢所有为之做出贡献的人们。这里，我想从学理和个人两个维度谈谈该书于我的重要意义。早在2009年，我就完成了《“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与文学理论》^①这本书的手稿，其主要目的是想以此强调舒斯特曼实用主义哲学的两个重要特点。其一，“身体”在舒斯特曼实用主义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它既是舒氏理论的切入点，也是其论述的主题。^②其二，舒斯特曼的中心思想是要兑现杜威关于实用主义的承诺，即实用主义不仅是一种“处理哲学家们的问题”，而且是“处理世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问题的方法。^③换言之，我要强调的是，舒斯特曼思想的初衷是在实践中“践行”实用主义，而不只是从理论上“建构”它。

用这个简单的短语“具身性的实用主义”来表达上述两个特点，恰恰是因为在英语表达中，“具身性”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基本上是重合的。它的字面意思是“例证”，“实现”或“达到”某种目的，同时其隐喻意义是“把某物翻新”“赋予身体形式”，等等。显然，这种隐喻背后的逻辑是非常明确的，它通过赋予某物有形的形式，一以贯之地包含在实现某物

① Wojciech Mallecki, *Embodying Pragmatism: Richard Shusterman's Philosophy and Literary Theory* (Frankfurt am Main; New York: P. Lang, 2010) .

② Richard Shusterman, *Body Consciousness: A Philosophy of Mindfulness and Somaesthetics*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③ John Dewey, *The Middle Works of John Dewey, 1899 - 1924: Journal Articles, Essays, and Miscellany Published in the 1916 - 1917 Period* (SIU Press, 2008), 46; cf. Richard Shusterman, *Practicing Philosophy: Pragmatism and the Philosophic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的关联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物化”这个词，其字面意思是类比的体现，为某物赋形。这在西方语言表达中是很普遍的，通过对某物多样化隐喻的掌控，以表明它是“可实现的”或“已达到的”。

我强调这一点，主要因为“具身性”这个词的隐喻意义不但有助于理解本书的主旨，而且便于其中文翻译。我反复强调这一点，主要是担心所有的翻译都变成“赋予某物一个新的身体或者肉体”。毕竟，一本哲学著作的翻译，是需要译者用自己的话语重新表达一套“他者”语言系统中的观点与论证的。可以说，翻译就是在不同“身体”中的创造，它实际上意味着一本新书的诞生。

这种主张看起来似乎是无关痛痒的，但实际上却引发了许多哲学问题。其中有一点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即很多哲学家认为，“新的身体”（译本）永远不可能完全符合原有的哲学主张，因此翻译不能说是一本书的重生。一本哲学著作的译本总是意味着他物的诞生。据说，这是由于不同的自然语言词汇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差异。这种观点背后的主要逻辑是：由于话语的内容是由语言决定的，而不同文化与历史中的语言有明显的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奢望所有的话语都是可通约的，也不能奢望在两种不同的语言中可以表达完全相同的意思。这一问题在具体而复杂的文学和哲学论述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很多公开出版物都是持与此相似的观点，^①甚至还有一本关于哲学术语的辞典被认为是不可译的。^②

尽管实用主义者们都承认话语的内容是由语言决定的，并且认识到了自然语言的多样性，但是他们的整体立场却与此不同。这主要是因为二者在构思自然语言的语义和语用关系时的方式不同。在哲学中，不可译的支持者们给予语义（而不是语用）以优先权，这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语义解释了个体用某一词汇表达某一意义的原因。于是他们可以这样宣称：在译文中如何使

^① For an overview, see, e. g., Robert J. C. Young, “Philosophy in Translation”, in *A Compan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 ed. Sandra Bermann and Catherine Porter (John Wiley & Sons, Ltd, 2014), pp. 41–53, doi: 10.1002/9781118613504.ch3.

^② Barbara Cassin, Steven Rendall, and Emily S. Apter, eds., *Dictionary of Untranslatables: A Philosophical Lexic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用既定的词语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很多词语的翻译都与原义有了很大出入，所以译文的不准确性是不可避免的，其意义不可能与本义一模一样。

实用主义者却正好颠倒了这种观点。首先他们以语用学为主，用一种与之相关的对话来表达某种意义。^① 他们认为，只要在不同的语言之中用同样的方式展开对话，就会产生相似的推论和实际性的效果；不管它们在词语构成或句法结构等方面有什么样的差异，这些对话都可以表达同样的意思。即使对于那些不太了解实用主义的（中国）读者来讲，这种观点似乎也并不陌生，因为（正如许多前辈评论家们所说）它的精髓已经体现在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语言之中了。^② 然而，抛开这些历史因素的考量，需要说明的是，我恰恰是用这种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待此中译本的。换言之，我认为，尽管英语和汉语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只要译文秉持着和原文对话的姿态，就一定能够准确地表达原义。虽然很遗憾，我不懂中文，但我对本书的中译本相当自信，因为这是事实。我之所以自信，是因为通过我与王亚芹博士的多次讨论和交流，我知道她对本书所蕴涵的核心思想有着精到的见解。我笃信，这种见解会主导并影响她的译本。

这里，我还想从个人的角度来强调一下——实际上我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翻译的理论者，还是一个实践者。^③ 其实，在我出版研究舒斯特曼思想的这本专著之前，^④ 我已经翻译了他的许多学术作品（既有单篇的论文，也有成本的著作）。我的学术处女作，是2002年翻译的舒斯特曼一篇题为《通俗艺术与教育》（*Popular Art and Education*）的文章，从那时起开始翻

① See, e. g., Robert Brandom, *Perspectives on Pragmatism: Classical,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② Zhenbin Sun, *Language, Discourse, and Praxis in Ancient China* (Springer, 2014).

③ Cf. Richard Shusterman and Wojciech Małecki, "Making Sense of Critical Hermeneutics", in *The Agon of Interpretations, Towards a Critical Intercultural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4), pp. 233–251.

④ Małecki, *Embodying Pragmatism*; Wojciech Małecki, *Practicing Pragmatist Aesthetic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rts* (Amsterdam; New York (NY): Rodopi, 2014); Wojciech Małecki, "Von Nicht-Diskursiver Erfahrung Zur Somästhetik. Richard Shusterman über Dewey Und Rorty", *Deutsche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e Zweimonatsschrift Der Internationalen Philosophischen Forschung* 56, No. 5 (2009): pp. 677–690; Dorota Koczanowicz and Wojciech Małecki, *Shusterman's Pragmatism: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maesthetics* (Rodopi, 2012); Małecki, Wojciech and Schleusener, Simon, "What Affects Are You Capable Of? On Deleuze and Somaesthetics", in *Deleuze and Pragmatism*, ed. Sean Bowden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5), pp. 216–234.

译了一系列他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①同时还翻译并编辑了他著作的译本。这次，我研究舒斯特曼思想的专著又有了中译本，这让我由衷地感叹：我对舒斯特曼的研究是完整的、全方位的。

我自身的翻译经历让我更加欣赏本书的译者——王亚芹博士。哲学著作的翻译，尽管最终结果会给人强烈的心理成就感，但是其过程确实是漫长而枯燥的。同时，它对译者的专业要求是严苛的，甚至经常让人产生沮丧感。王博士为翻译此书前前后后耗费了五年多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很多问题，并多次和我讨论、沟通。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我认为正是因为她想要更深入地理解本书，保证翻译的质量。因此，我非常感谢她为本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同时，也要感谢王博士所在的工作单位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资助出版了本书。当然，更要感谢本书的出版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感谢诸位编辑的辛勤劳作！

借此机会，我也想表达一下2013年秋我第一次来中国时的感受。首先要感谢北京大学彭峰教授，感谢他在我初到北京时的盛情接待，通过与他的交谈，不仅让我更好地了解了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而且让我对实用主义理论有了新的认识。其次，也要感谢首都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他热情组织并精心安排了我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学术讲座，给了我第一次和中国大学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当然，也非常感谢那次讲座的主持人——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孙士聪教授。最后，非常感谢2013年在北京参加讲座并给予我热烈反馈和意见的各位学者和可爱的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们。我衷心希望此中译本同样能够在中国学者和广大的学生中间引起一定的反响。无论这种反响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它至少意味着这本书发生了实际的效用，这对于一个实用主义者来说，是唯一值得珍视的。

沃伊切赫·马莱茨基

2017年10月于波兰佛罗茨瓦夫大学

^① Richard Shusterman, *O sztuce i życiu: od poetyki hip-hopu do filozofii somatycznej*, ed. and trans. Wojciech Małecki (Wrocław: Wydawnictwo Atla 2, 2007).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审美经验的多样性	(15)
第一节 查拉图斯特拉与当代实用主义的悖论	(15)
第二节 两个杜威,两种杜威主义,以及非话语性问题	(18)
第三节 艺术即(审美)经验	(32)
第四节 小结	(53)
第二章 阐释与超越	(62)
第一节 阐释面前无上帝	(62)
第二节 舒斯特曼对普世主义阐释学的批判	(64)
第三节 阐释与文学	(75)
第四节 小结	(103)
第三章 论说唱艺术及其他危险事物:为大众艺术辩护	(113)
第一节 吉基尔医生、海德先生和西奥多·阿多诺	(113)
第二节 改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116)
第三节 小结	(144)

第四章 身体意识、身体外观和身体美学	(151)
第一节 身体转向及其不足	(151)
第二节 身体美学	(154)
第三节 小结	(182)
参考文献	(188)
后记	(223)
译后记	(229)

导 言

哲学的最终目的是造福于人类的生活，而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纯粹真理本身。

——理查德·舒斯特曼^①

每当我被问到：你认为当代哲学的终极使命或任务是什么的时候，我常会变得哑口无言。

——理查德·罗蒂^②

人文学者大概是所有生物当中最富于自我反思意识的，所以，在他们对自我做过的每一件事情的反思冲动中，一些人文学者就用导论、序言、前言和导言应为何物的研究来作为他们本人著作的开场白，这一点并不稀奇。于是，我们就有了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③ 前言中的著名反思，有了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开启其《婴儿期与历史》（*Infancy and History*）^④

① [美] 理查德·舒斯特曼：《通俗文化与教育》，《哲学与教育研究》1995年第13期。

② [美] 理查德·罗蒂：《托洛茨基和野兰花》，载于《哲学与社会期望》，伦敦：企鹅出版社1999年版，第19页。

③ 参见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序言》，Yirmiyahu Yovel 编译，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198页；例如，[法] 雅克·德里达《户外工作》，载《播撒》，芭芭拉·约翰逊译，伦敦：Continuum，2004，pp. 1-65。

④ “每一个作品都可以被视为一种从来不会写出的作品的预言（或者说破碎的），并且注定会如此，因为后一种作品反过来会是其他缺席的作品的预言或模型，它所呈现出来的只是略图或死亡面具”，原载 *Infancy and History: On the Destruction of Experience*, trans. Liz Heron (London-New York: Verso, 2007), p. 3。

“前言”中的大胆评论。倘若要更靠近当前著作所处的哲学语境，那么就有了约瑟夫·马格利斯（Joseph Margolis）《无基础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 without Foundations*）的导言，开篇即道：“导言是一种魔幻的形式，将偏见与机敏混在一起。怎样开始已经完成的东西？怎样回避尚未被探索的问题？”^①

我也很想承续此传统（或许我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是我仍然认为一本书的导言其实是一种限定标题所做承诺的方式。导言的特殊性质与这样一个事实紧密相连，即标题是非常具体化的、恰如其分的符号；标题之所以如此具体，是因为它们所起的不仅是界定身份的作用——即确定是这个而非其他文本——而且也承担着一种描述功能——即说明一下文本的性质。^② 其实，假如站在伦理批评的视角上，我们可以说如果标题并不符合著作所承诺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以将其理解为某种道德瑕疵，理解为某种假冒他人或者盗用其他名称的行为。然而问题是，标题像任何其他语言表述一样，富含多种阐释，而正是阐释性的语境才决定了一个既定的标题是否恰到好处。曾经，远在17—18世纪，文字规范就允许作者把文章的题目做长（有时确实长到了惊人的地步）以便缩小语境，至少可以使向读者做出的承诺更加明确一点。今天我们需要在导言中完成这部分工作了。

这本著作的标题是《具身性的实用主义：理查德·舒斯特曼的哲学与

① [美] 约瑟夫·马格利斯：《无基础的实用主义：协调现实主义和相对主义》，牛津：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6年版，第xiii页。还可参见另一位实用主义者约翰·斯图尔（John J. Stuhr）在他前言中提出的问题：“一本书可以有前言吗？它能够与生活 and 思想不同吗，能在二者之前存在吗？它的开始就是真正的开端吗？”是不是总是重新开始，重新定向，重新建设？”约翰·斯图尔：《系谱学的实用主义：哲学、经验和共同体》，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ix页。

② 我不会像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那样对题目的性质进行详细的探究。然而，我要强调一点：由于某些原因标题可能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型；具体参见 Harry Levin, “The Title as a Literary Genre”, *The Modern Language Review*, 72, No. 4 (1977), pp. xxii - xxxvi; cf. Jacques Derrida, “Title (to be specified)”, *SubStance*, No. 2 (1981), pp. 5 - 22; and his “Before the Law”, trans. Avital Ronell and Christine Roulston, in: *Acts of Literature*, ed. Derek Attridg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181 - 220.

文学理论》，我用这个题目是想表明，这本书并不想成为一本讨论舒斯特曼全部著述的代表。这里，我所关注的只不过是作为当代最有意思的实用主义典型代表的舒斯特曼的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抛开了他早期所从事的分析哲学阶段的研究。此外，即使这样一个范围也因我对一些特定因素的关注而进一步缩小了，在我看来，^① 这些因素正是舒斯特曼新实用主义的关键所在，当然这是以牺牲那些也许值得关注的问题为代价的，而这些问题我认为并不属于新实用主义的核心。^② 我再继续阐明一点，即使这本书旨在研究舒斯特曼对某一具体问题的看法（确切地说，比如审美经验、阐释、通俗艺术和具身性），这也应当始终围绕着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某一个方面。但在我进一步阐述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对这本书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这将涉及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当代实用主义或新实用主义的身份界定。

当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断言实用主义这种难以名状的、无所不包的特性确实有其优势所在时——即它有助于使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其极力反对的绝对主义的不错的替代品。^③ 你完全可以同意此推理，但同时不要忘了强调此特性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即它剥夺了“实用主义”这个术语及其派生物的所有具体意义。我们可以拿前面所提到的“新实用主义”这个术语为例来说明一下。我们通常认为它吸收了古典实用主义先驱们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威廉·詹姆斯、约翰·杜威、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④ 的思想，代表当代学界发展趋势的术语。然而，还有一股强势力量极力将“新实用主义者”的范围缩小到有语言倾向的哲学家，而他们却不同于语言学革命运动中那些提倡将语言代替经验范

① 倾向性是文学理论的学科基础，笔者本人也有。

② 大体来讲，笔者所关注的主要是舒斯特曼1988年之后完成的作品，而且只是将其之前的文章视为其后来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语境。

③ [美] 斯坦利·费什：《真理与厕所》，载于《实用主义的复兴：关于社会思想、法律和文化的随笔》，Morris Dickstein 编，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这篇随笔后来稍加修改之后被录入斯坦利·费什著作《原则的问题》（剑桥，麻省：哈佛大学出版社2001年）的第16章。

④ 这就是我自己如何在本书中使用这个术语的。

畴的先驱们。^①在此,无论我们的术语偏好如何,在这一点上都存在一种选择的可能性。这一事实充分表明,当代实用主义(或新实用主义)几乎不可能是铁板一块,这一点并不足为奇,毕竟经典实用主义本身就可以用多种方式来理解,在追踪其谱系^②或者在具有相同归属性的范畴上,某些实用主义流派就存在明显的差异。^③所有这些都导致了这样一种情况:那些被称为“实用主义者”的哲学家们极力反对这一称谓;而另外一些热切渴望被划为实用主义者的学者们却无权享受;对此状况无人能给出一个解决问题的万全之策。我这里必须补充一下,有一个人对于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理应负有重要责任——理查德·罗蒂(当代实用主义的典型代表,一位

① 参见理查德·罗蒂《真理与现实的非对应关系》,载于 *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pp. 24 - 7; 也可参见本书第一章第5页的注释②。

②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爱默生是否是一位典型的实用主义者,这是舒斯特曼和其他相关学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参见斯坦利·费什“*What's the Use of Calling Emerson a Pragmatist?*”,载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pp. 72 - 80; 可参考舒斯特曼“*Emerson's Pragmatist Aesthetic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No. 207 (1999), pp. 87 - 99)。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近两年关于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起源与影响的假说,可分别参考(a) 保罗 B. 汤普森和托马斯 C. 希尔德主编的《农业社会的实用主义起源》一书(Nashvill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2000); 以及斯科特 L. 普拉特的书评性文章[参见 *The Transaction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9, No. 2 (2003), pp. 334 - 341]; 或者迈克尔·埃尔德里奇(Michael Eldridge)的评论性文章(参见《思辨哲学杂志》, *The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2002 年第4期); (b) 斯科特 L. 普拉特:《本土实用主义:美国哲学的根源反思》(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以及关于该著作的专题论文集,收录在 *The Transaction of the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39, No. 4 (2003), pp. 557 - 616。

③ 比如,舒斯特曼自己对于这个主题的评论是:“实用主义总是呈现出不同的观点和兴趣,它已经超越了某一个学派的限制,而将多元主义视为一个优势,而非缺点。”(参见《哲学实践、实用主义和哲学生活》第7页。)也可以参见迈克尔·埃尔德里奇《修饰性与通用性的实用主义问题与可能性》,众所周知,为了使自己与其他实用主义者明确区分开来,C. S. 皮尔士将他的哲学从“实用主义”改为“实证主义”,并认为后者是一个糟糕的称谓,没人愿意将其从他那里偷走。参见希拉里·普特南《对罗伯特·布兰顿文章的评论》,载于 James Conant and Urszula M. Siegleń 编的《希拉里·普特南: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比如,路易斯·梅纳德《形而上俱乐部:一个关于美国理想的故事》,纽约:斯特劳斯,吉鲁出版社2001年版,第351页。这里,还应该再强调一下:詹姆斯和杜威之间其实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例如,参见 Richard M. Gale《威廉·詹姆斯与约翰·杜威:奇异的双峰》,《中西部哲学研究》2004 年第28期。还有一些研究资料指出了经典实用主义基本研究视角的“一致性”。例如,可参见桑德拉 B. 罗森塔尔《实用主义与形而上学的重构》,载于 Tom Rockmore and Beth J. Singer 编的《反基础主义的历史与前景》,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165 - 188; 和她的《推论性实用主义》(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州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